

遼東文學

〔1988年—1991年（總1—14期）合訂本〕



38/1

遼東文學





大家扯着拽着，《辽东文学》顽强地踏出第一个脚印。

对它，山城读者也许早已生情相思，梦萦魂牵了。“千呼万唤始出来”，虽是朋友的谐谑，却表述了对它的渴盼，昭示了它付梓的艰难。其心拳拳，其意殷殷，其情切切。

羞羞答答也好，落落大方也好，歪歪斜斜也好，亭亭玉立也好，今天，它站在你面前了，不知读者诸君生何感想？欣喜？亢奋？激动？感慨？抑或是失望？一千种心境供你选择，但本刊编者只有一个心愿——竭精殚神，将辽东山水的灵秀、本溪儿女的风华，幻作情，化作墨，把它滋润得风情万种。

创刊伊始，朋友祝愿它：“有始无终。”——有开始没有结束！一个意蕴深长的祝愿。似乎不必担心，它已受恩宠：市委、市政府及有关方面领导为它的生存倾心尽力；兄弟报刊为它的成长付出辛劳；广大作者为它的站立辛勤笔耕；企业家、改革家为它的壮大奉献热情……

“开弓没有回头箭。”拜托了，诸位，你们关切的目光，热情的支持，真诚的援助，就是我们的臂力。

我们的箭将呼啸而行。

遼東文學

LIAODONG WENXUE [双月刊]

1988·1 总 1

主 编：孙 承



遼東文學

目 录

1988年·第1期·总第1期

	4	祝贺《辽东文学》创刊	
	6	南方人在本溪〔报告文学〕	张立砚
	12	老药〔小说〕	黄开中
	39	太阳,我的礼赞与思索〔散文〕	马牧边
	40	眼镜儿〔散文〕	刘益令
	55	艺术与生命之光〔评论〕	子 规
“山城风”	31	山城赋〔诗〕	赵子田
征 文	36	五月的山城〔诗〕	那 丽
游子笔痕	20	虫语〔小说〕	李 强
	24	枪手的最后一天〔诗〕	丁宗皓
山外罡风	26	过客〔小说〕	张 涛
	30	五绝二首	林 声
探索之辙	42	无题〔小说〕	叶 丹
		刘兴雨 倪诚侃: 活泼, 因而更加楔入〔作品小析〕	
山城佳作 导 读	46	发现太阳	老 乔

附: 秦桂芬《一个女人的发现》

● 你要耕耘 这里有沃土

● 你要飞翔 这里是蓝天

企业家风采	50	人 参 梦〔报告文学〕	吴中原
山城剪影	37	好个老年小伙〔散文〕	姜宝才
辽东诗会	32	北方人〔组诗〕	高凤超
	33	我走不出父亲的眸子	幽 谷
	34	我的北中国的乡亲〔组诗〕	张 玮
	35	古井	秋 迟
自 由 风	57	真假辨	绿 舟
	58	差 啥？	宪 三
刊 授 园	59	瘦女〔小说〕	陈长安
		点评／方朔	
	62	即使〔外一首〕	常 新
	62	登八达岭〔诗〕	张佳林
		点评／罗继仁	
	64	本刊招收函授学员启事	
	49	本刊简讯	
封三		《辽东文学》启事	
		封面设计	郭 韬

祝贺辽东文学创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舒群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北京

祝贺《辽东

ZHU HE LIAO DONG W

舒群：著名老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曾长期在我市生活、工作过。在我市工作期间，曾在本钢二铁厂、本溪合金厂、本溪市文联等单位任职。

本溪钢铁公司 (经理 张文达)
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 (总经理 关广梅)
本溪市物资回收总公司 (经理 张玉金)
本溪市化工矿业总厂 (厂长 张学武)
本溪物资交易中心 (总经理 胡明钧)
本钢一钢厂 (厂长 吴茂清)
本钢第二炼钢厂 (厂长 王允强)
本溪市联营公司 (经理 郭成华)
本溪市百货公司 (经理 王剑非)
本溪市艺术宫 (经理 潘 闻)
本溪市饮食服务公司 (经理 孟露生)
本钢初轧厂 (厂长 任柏福)

本钢石灰石矿
本溪市蔬菜公司 (经理 蔡凤岐)
本溪市食品公司 (经理 南宝江)
本溪市副食品工业公司 (经理 林志森)
本溪市五交化公司 (总经理 张长学)
本溪市石油化学厂 (厂长 金奎亮)
本溪市烟草公司 (经理 刚志祥)
本溪市环球副食商场 (经理 王占元)
本溪市环球五交化商场 (经理 张 斌)
本溪合金总厂机械动力厂 (厂长 秦家财)
本溪合金总厂箔材厂 (厂长 秦家财)
本溪市永丰百货商场 (经理 郑德让)
本溪市曙光百货商店 (经理 杨 洁)

本溪是辽东的一颗明珠
它将重新焕发新时期
更加耀自己之光輝
辽东文学与将經人民偉
大生活實踐力吸取营养
在人民哺育中茁壮成长
在伟大的时代重振雄风
歌自己的使命和特色

李侃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

李侃：著名学者，中华书局总编辑，系我市高台子满族乡前厂子村人。

本溪市下牛工业公司 (总经理 郭晓博)
本溪轴承厂 (厂长 徐春森)
本溪市高光紫金水塔
综合商店 (总经理 白剑秋)
本溪市酿造厂 (厂长 梁延国)
本溪市医药总公司 (经理 袁辉智)
本溪市土产建材公司 (经理 尹德宝)
工源水泥厂 (厂长 赵国柱)
工水园饭店 (总经理 刘祝国)
本溪化工塑料总厂 (厂长 王景福)
本溪市啤酒厂 (厂长 孙德江)
本溪市制药厂 (厂长 傅振源)

文学》创刊

EN XUE CHUANG KAN

山城与文学奇缘
艺术共能源异耀

书赠《遵义文学》创刊
寒星

1988.6.10山城

孙冰同志是遵义文学的开拓者：

热烈祝贺《遵义文学》创刊！

三六年前，在山城重庆，留下我

走上生活之路的最初的脚印。从此，
那山那水那一切就溶化在我的心
里。我是学文学的。许多年来，我为
那里爆响的白一而支笔随作，为那
里升起的一颗支笔新星，而胜利
高呼：今天，《遵义文学》创刊，必
将带来更准确地说，遵义文学
的进一步繁荣，全靠你出贡献！
在这里，我盼望看！

阿红
- 1988.6.10 -

阿红：诗人、诗歌评论家，现任《当代诗歌》主编，
50年代曾在重庆市任教。

本溪市轴瓦厂	(厂长 姚宝森)
本溪市煤气公司	(经理 王保晨)
本溪市自来水公司	(经理 赵成玉)
本溪市塑胶厂	(厂长 刘有策)
本溪市铁城钢管厂	(厂长 姜永符)
本溪重型汽车制造厂	(厂长 张强)
本溪市胶管厂	(厂长 高长文)

寒星：诗人，曾任贵州省诗歌创
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主持广东省文联
图书编辑部工作，50年代曾在本溪
市文联创作组工作。

本溪市东明百货商店(经理 秦子江)
本溪市石桥子化工厂(厂长 孟广义)
本溪市边牛汽水厂(厂长 张勇和)
本溪市思山岭漆片厂(厂长 刘景福)
本溪市粉末冶金厂(厂长 梁云珍)
营口市光华果酒厂(厂长 刘振枢)
本钢党委宣传部
本溪日报社文艺部
本溪日报社《洞天》编辑部
本溪电视台
本溪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
电视连续剧《五色土》剧组
《青年知识报》
《本溪工人报》编辑部
本溪县文联
本溪市艺术馆《群众艺术》编辑部
本溪县文化馆《山泉》编辑部
桓仁县文化馆《映山红》编辑部
本溪市平山区文化馆《平山》编辑部
本溪市溪湖区文化馆《湖畔》编辑部
沈阳《诗潮》编辑部
抚顺《琥珀诗报》编辑部
辽阳《大潮诗报》编辑部
(排名不分先后)

一九八八年盛夏即景

报
告
文
学

●
张
立
砚

南方人



无孔不入的南方人

这是个恼人的夏天。持续罕见的热流好像故意在蒸笼上加温，使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惯于以好耐性自居的本溪人也开始叫苦了。40平方公里的狭窄盆地，本来就有人满为患之感，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支操着各自乡音的奇异大军，还是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他们像“大群游荡的茨冈”，无声无息地走进大街小巷，又无孔不入地走进本溪人的生活。

于是，歌舞升平中的本溪，出现了奇异的“响城”。你会发现，清晨东明街头的第一声叫卖，远比花园山下的老年迪斯科们来得更早；而午夜站前“川味馄饨”们的呼喊，又比“白天鹅”舞厅的“砰嚓嚓”飘得更久。“当当当”的敲门声，时常打乱你的午觉，手持各种证件的“灾民”，冒昧地闯进机关，在困惑的主人面前一点也不尴尬。他们身穿牛仔褲，戴的进口表，讨价还价，口若悬河，大大方方地把钞票塞进腰包。他们招摇过市，拼命推销自己的商品，也在推销一种新奇的观念……总之，“南方人现象”作为一个巨大的象征，正神奇般地点缀着山城又一景观。它的影子无所不在，经营的项目也无所不包。连不懂事的孩子也能唱出顺口溜来：“捏糖人，崩苞米花，打家俱，弹棉花，修表、掌鞋、剪裁加烫发。羊肉串儿、豆腐脑儿、馄饨、小菜加火勺！”这吵闹声，使睡眠惺忪的本溪人第一次发现：机灵的南方人，已经把买卖做到你家门口了。

这确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历史上，关内人几次大规模流入东北，多是由于天灾。我的上几辈祖先，就是所谓“同

题字／韩天福

插图／丁涛

在本溪

光盛世”年代闯关东饥饿队伍中的一员。据历史记载，这种情况，本世纪以来已多次出现。1960年那场天灾人祸，又造就了一批新的“盲流”，如今40左右岁的人可能还记忆犹新。但这次南方人的大规模卷入却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他们中许多人，可能还是当年那批“盲流”的后代，如今却成了家存万贯的阔佬！

本溪无论如何称不上天堂。它自身的问题已够多了。那些来自异乡的“不速之客”，干嘛跑到这里来凑热闹？是寻梦，还是冒险？是献身，还是渴求？只有天知道。

南方人面面观：

一百张面孔，一个目标。

“看您这位大哥的模样，一瞧就知道是个干部，八成是科长吧，反正比咱乡长还派。您那眼镜也够旧的了，大嫂就看着不管？选哪副，随您的便！”

我本来是顺路乘凉的，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简直搞得我哭笑不得。但能得到一位南方姑娘软绵绵的恭维，总是件惬意的事。虽然眼镜陈旧如否对我并不重要，我还是忽发奇想：不妨顺水推舟，也来风光风光。便敷衍地选了最便宜的一副。对话自然是礼貌的，但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个毛丫头拉入商品与通货的交换，还是大出我的意外。

记不得哪位名家说过，一百个观众心目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的感觉却正好相反，在一百个南方人面孔中，反映到我头脑中却总是一个。当你“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讨价还价中羞于开口的时候，总有个廉价的“人



情”在作梗。南方人的观念却多少不同。

在站前街心公园，我碰见这么一位浙江掌鞋的姑娘。她长着一副并不漂亮、但却是那种看一眼就不会忘记的面孔。她的眼睛本来是传神的，却“目中无人”地审视着每个过路人的脚面——这是她的工作对象和赚钱目标，当然要仔细研究。这时，一个打扮入时的本地小伙子走来。他的目标似乎不在鞋上，却首先在搜寻漂亮的面孔。待最佳目标选定后，先是吹去木凳上的灰尘，继而而不屑一顾地坐下。怕是弄折了裤线吧，一支长腿正正当当插在这年轻女人双腿中间。这副姿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算雅。但他自我感觉良好，气派大度地说：“价钱不在乎，要最好的料！”

这典型本溪青年大大咧咧的作风，使我都看不过眼：你抖什么呢？也许你还在待业，吃着父母的退休金，可这位同龄人，已经自力谋生了！

但姑娘却毫不在意。五分钟后，一双旧鞋在她手中魔术般变新了。

“拿去，零钱别找了，算小费！”

对小伙子的粗俗我毫不奇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姑娘的表情：她毫无受辱的感觉，却报以感激的一笑，那有意讨好的神情，无异于飞吻。我不能不感慨：人啊，为什么把钱看得这样重？但我又忽而醒悟，看来，毛病还是出在我身上。世道确实变了，我的观念使我产生廉价的同情，但这种“廉价”毕竟苍白，这是我的悲哀。

姑娘呢？她的目标却是“下一个”。呜呼，我现在才明白“全世界都有温州人”的道理了！

这里又有一张面孔！在太河酒家附近，我碰到一位专卖苍蝇罩的“机灵鬼”。江西丰城人，名叫徐安友。也许是我观察时间稍长了一点吧，他多少有点戒备。

“大叔，我可是有执照的！”

我笑了，知道他在说谎。这种流动买卖，哪会有什么执照？

但侦探式的采访，不大合乎职业道德，我说：“咱们交个朋友吧，我不会出卖你。”于是，对话也就从这里开始。我问：“看你刚才讨价还价的样子，必是个精细的买卖人，你家里好像很困难吧？”他却狡猾地一笑，像要把心掏出来似的从破旧背心里掏出一支过滤嘴：“大哥（不到一分钟我这位大叔又变成大哥了），不瞒你说，

我家里也是万元户。老头子刚刚分家，两个嫂子看不上我。”他显然激动了，“老子就是让她们瞧瞧，能闯出名堂不！”他悄悄对准我的耳朵，神态极为机密，“我有存折。不过从武汉到郑州那一段，我就没买票。”他告诉我，听说北方的钱好赚，这次合伙来了17名兄弟，在沈阳近郊租了个小偏厦，房租29元。那是大本营，就地制做分散销售。成本五角（这是对外口径，其实还要低），卖价一块三。这次，他被“大哥”派到本溪，共带80个，两天就可以全部卖光。我被小伙子的赤诚所感动，开始替他分忧：

“不过眼下就要立秋了，天一凉，谁还要你的苍蝇罩？”想不到我的“顾虑”又成为多余，只见徐安友又换了一副面孔，憨态里埋伏着机敏，恳诚中又掩盖着贪婪的战术：

“大叔到底是读书人，我就那么死心眼儿？同样的料，我从下月就改做笼屉了！”

在南地市场，我又遇到一位专卖刮皮刀的山东淄博人，名叫蒲守田，自称蒲松龄的后代。他原在社办企业工作，不幸在竞争中对手压垮。一个偶然的机遇，给了他撩拨心弦的信息，于是他果断决定到关东碰碰运气。不知凭的何种根据，这个倒霉的青年人居然把自己试图改变命运的赌注押在本溪。为了东山再起，他带着冒险的亢奋，来寻找致富的“基督山”了。他仔细研究了在山城久负盛名的“老杨刮皮刀”，并在一用变两用的功能上动了一番脑筋，做了大胆的改进。这种仅以竹片和铁罐头盒为原材料的小物件，一副就可以赚一角五分钱。他共带来30万个，全放在旅馆里寄存。计划一年内在辽东地区销光。我的天，如果这雄心勃勃的计划得以实现，家乡人的腰包，将有四万五千元被顺顺当地抽走！

在我接触过的南方人中，这种以手工业为主的经营，创造的价值实在大得惊人。一架码边机，价值500元，仅做小小的改进（把另一种价值两元的码边工具安在缝纫机头上），成本一下子就降了250倍。一种受老年人欢迎的“老太太乐”，充其量不过是有三支喇叭型孔眼的小物件，但由于能代替认针眼儿，却使我们这座能生产精密仪器的城市公民们着了魔！一架轻便的扎鞋机，浙江一台45元，号称人参铁的故乡却贵达140元。我常想，为什么在本溪扎鞋的浙江

人这么多？细一琢磨才明白：一年到头靠扎鞋填满了腰包，末了卖了机器也上算！这样便宜的生意谁不做？

是啊，本溪人最大的美德是大方，有这样大方的主顾谁不来？

一百个南方人面孔在我的头脑中过滤。它既是一个幽灵，也是一种象征。那面孔的每一个表情，都在张扬着一种我们还陌生的意识，它显示着，变革正呼唤出一种新的人格。那是一种我们传统观念中完全不同的人格，一种人的进一步解放，一种对自我价值的顽强追求！

心灵的探微：

欢乐和苦恼并存，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妙。

面对五光十色的“南方人现象”，这“龙年的海市蜃楼”，经济学家自信地认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倾斜”；社会学家说得更娓娓动听：“这巨大的落差，反映了城市对乡村的向心力”。

我的职业天生是要爬纸格子，只能从细微处去捕捉人的情感、窥探人的心灵。面对这一百张面孔，文学能干什么呢？

我注意到了这位快活的克里木，一位来自新疆伊犁河畔的维吾尔男子汉。两片倔强的小胡子，头戴一顶瓜皮帽，你看他有多得意！

“哪——新疆风味羊肉串儿！”那带着故意拖长的雄性卷舌音，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嘲弄。好像向你证明，凭我这么一身本事，一月拿700元票子，怕你本溪市长也不敢小瞧哩！我见到他那天，克里木身旁还坐着一位风姿绰约的“老板娘”，专门给他扇扇子，（那身着红衣裙的高个子姑娘是克里木在本溪的远房亲属，他这样称呼她）。为了标明这羊肉串儿是“正宗”新疆风味——当然也有广告性质——在高达五六十度的烤炉旁，他居然不摘帽子！我奇怪，茫茫的北疆草原那么令人神往，放着安宁的日子不过，却撂下漂亮的妻子从中国的那一端，跑到这连卫星都照不着的污染城烤什么“羊肉串儿”！

克里木不是得意而快乐的，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忧愁。这位强壮的维吾尔正患着“思乡病”。当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用略带感伤的调子告诉

我，他天天梦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的买卖也不大遂心得手，他想回去了。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人在伊犁屠宰场工作，夫妻两人月工资二百多。按说日子过得并不错。但“谁不想像老鹰一样展翅？这年头，二百元算什么？”去年，他在一位老乡蛊惑人心的煽动下，动心了。于是停薪留职，决心到东北发大财。想不到，这里的钱也并不那么好赚。“一天从早喊到晚，烟熏火燎，那么容易？”从去年七月到本溪，直到今年四月才开张，整整花了九个月。各种关卡都拜到了，名目繁多的费用就花了4000元。

但最使他恼火的还是本溪顾客的道德水准。有人吃着人家手烤的羊肉串儿，却把人当猴耍。有的干脆不是来买东西，却是来取笑你的瓜皮帽。据说，有一次，一个中年人不经通知，“咔嚓咔嚓”照了他几十张像。克里木先以为是记者，还煞有介事地端出几种姿态，后来才知道上当。是的，好奇也是本溪人的一种心态，他们只知寻求盲目的满足，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蔑视人格的“猎取”。

这样的烦恼是我怎么也料不到的。但却使我发现，克里木的得意与快乐，是由许多失意和忧愁陪衬着的。

如果不是我特地“微服私访”，我绝对不会想到，我心目中美丽的“阿信”——那个白天在街上活跃的豆腐西施，晚上会过着这样一种生活。

白天，她带着一副迷人的微笑，像个尽职尽责的阿姨在指挥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位大哥，你稍等一会儿，下一碗就是您的……”

但现在是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本溪人开始进入自己的夜生活，去看那没完没了的《射雕英雄传》。但“阿信”们却没这个福气。在顺山街一个低矮的煤棚里，我发现11个女孩子挤在一块大木板上，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当然不会有落地式电扇，怕是一斤西瓜也舍不得吃吧。但十七八岁的姑娘毕竟耐不住寂寞，她们中有一半人，就是趴在窗外，隔着玻璃借房东的电视欣赏“俏黄蓉”的。而那一位，却蹲在潮湿的地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日记……。我又在自作多情，我总觉得这种场面其实也是很动人的。我开始暗暗责备她们的父母了。如果是我，我将尽父亲的责任，让我的女儿享受她属于少女的一切。

于是我找理由与她交谈，才知道她的简单而不平常的一段经历。她是逃婚出来的。这姑娘生性好动，对那个父母认定的“木头疙瘩”怎么也看不过眼。她最先是电影里发现城市的，城市姑娘的穿戴和谈吐都使她羡慕。先是跑到滁州市的亲戚家，因为钱花光了，只得又回去。但她的心怎么也笼不住，第二年，又通过一位小学同学的关系，在北京一个小干部家当保姆，这个差事使她心满意足，想长久干下去。但后来又不干了。原因很微妙，漂亮的女仆永远是女主人天然的潜在对手。也许是她过于好动，总之女主人是不高兴了，“从眼神里看得出来”。为了消除这不安定因素，她走了。临走前一天，才换来女主人的宽厚，给了她不少旧衣物，还说：“也怪舍不得的。”这次到本溪，是在天津车站遇到了同乡人。

我很想看看她的日记，但出于礼貌我不能这样做。不过我想像得到，那里面一定记满了她与白天在市场上完全不同的欢乐和苦恼。也许，还有她的隐情和乡愁。

一同桥工商管理所赵伟所长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刘日亮，这位本领高强的“流浪汉”，先是持着浙江省云河工商局的执照，经过兑换（注：外地人到本溪经商，要先持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的执照，到本地工商所兑换临时执照，尔后到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还要有一份经过公证的房东的保证书），在永丰市场开起了“上海”服装店。查一下地图，云河这地方距铁路线足有700里，是个远离城市的大山区，而他居然在本溪亮起“上海”的牌子，一本正经地领导起“服装新潮流”，仅此一手就不简单。仗着本溪人对上海服装的崇拜热正在兴头上，开张不久，买卖也还兴隆。但这小伙子受不了这身在异乡的单身汉生活，据说是“急需助手”，不知从哪儿领来两位好看的小姑娘。于是师徒三人便在一个房间里厮守。天长日久，那种事自然难免。不过据说性解放了，没人为此找上门来，倒也相安无事。可是不久，刘日亮的事业首次面临危机，连续几次把用户服装裁坏，他还无理狡辩，硬说人家布料出了问题。为此，还挨了人一记耳光。过了一段，因为吸烟，又把顾客的布给烧了。今年四月，他先把两个姑娘放走，不久自己也神秘失踪，还拐走了13套料子。于是工商所、派出所联合赴南方追查，这才发现，云河县并无此人。可是天不作美，在附近的

丽水车站，刘日亮正在邮寄赃品，被我方人员抓获。押到杭州车站，趁人不备，这小子又无影无踪了。

据四个工商所同志反映，这种行骗的行为，至少已有四起，捣卖假药、私刻公章、以次充好、在秤杆上做手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仔细想来，“南方人现象”做为一个整体、做为一个巨大的运动着的势态，好像并不难把握和估量。但要窥其全貌，从真谛中得到感悟，我们的视觉感受似乎还应该增加亮色，有从细微处研究的必要，进行一番心灵探微。你看，不同的命运，不同的遭遇，诸多偶然的巧合，使他们心甘情愿打乱往日平稳的生活，把自己掷向紧张激烈的竞争，这本身就包含着许多诱人的思考。有超越，有塌陷，有成功，又有失落，这多像我们的生活：向着美妙的前程前进着，但现在，又并非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思考在继续：

两个人的对话和“两个相等的数字”

据本市劳动就业部门估算，今年从外地农村进入本溪的近百个包工基建队，高峰期达三万余人。而同时涌进我市从事各种工匠、经商活动的外地闲散劳动力已达七千多人。这三万七千多人的劳动大军（南方人占很大比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自发的“自由劳务市场”。

三万七千这个五位数字，在当今人口爆炸的中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一下子闯进本溪这个过分拥挤的空间，也给这个人满为患的城市带来许多新的负担，从交通、居住、环境、粮食供应，到工商、税务、金融、基建、治安管理，都要承受超负荷带来的压力。这种情况，掌管上述部门的实权人物恐怕都有切肤之感。

但本溪毕竟是个大工业基地，它有一个坚强的善于消化的胃。老实说，一个兵团建制的外来队伍，对它的全部经济生活并没有决定意义。本溪有它自身的节奏，自身的烦恼。在市长们看来，上述问题远远没有出口创汇、环境污染、老企业改造、能源短缺和教育经费等问题来得那么迫切。当然，大人物们审时度势、专注于宏观决策，但平民百姓们也有自己关心的话题。从令人

难熬的酷暑，联想到三辈人同堂；从亏损可能带来当月奖金的跌落，联想到刘晓庆的个人所得税，话题多着呢，谁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毫不相干”的外地人身上？他们在“必然”中生活久了，对超越的“自由”并不过分渴求。

总之，各有各的话题。但一谈到物价和待业这些敏感的问题，却都有述说不尽的感慨和怨气。人们的情绪变得异常脆弱，特别习惯于把不满倾注于社会。

“问题就在这里！”

瘦小精干的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焦伟同志显然十分激动，他打着手势，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方面，是三万七千名外地人打入；一方面，是本地还有三万七千名待业大军。恰好，这是两个相等的数字！”

我明显感到这位经理是在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为了排除我的疑虑，他灵巧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统计表，那统计表上清楚无误地标明：包括现有两万六千多名待业青年，加上非农业户子女和各种社会闲散劳力，我市共有三万七千多人等待就业！又据本溪市建设银行统计，仅1986年外地一万名包工队，就从我市拿走两亿一千万。

“这两个相等的数字，难道没有任何联系吗？”焦经理显然把我当作假想的对手，继续发挥他的论点：“我是个开明派，从不否认南方人参与本溪经济生活的积极意义。我还想告诉你，南方的小吃很得我的口味，我本人就是南方服装的崇拜者。但是，‘南方人现象’给本溪带来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不但严重冲击了我们的劳务市场，造成本溪部分劳动力资源的堵塞，还使本溪‘肥水外流’——我是说资金外流。”

我不能轻易放弃我热心研究的课题，于是我反唇相讥：“经理不会不知道，本溪是个历史短暂、缺少文化的城市，又是一个商品观念极为淡薄的城市。这样的文化背景，容易形成一种简单而保守的思维模式，只图方便就行，被人赚走几个钱并不在乎。这种不动脑筋的痕迹简直无所不在，你只要看看‘南地’、‘北地’这样单调直白的地名就可想而知，一代一代人流传下去，没有人别出心裁想改动一下。更为可悲的是，这里的市民还有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态：你们南方人给我掌鞋，是在侍候我哩！请恕我直言：即使没有南方人介入，你那劳务市场也可能出现真空。

我们的家长，宁可花高价让子女选骗人的‘补习班’，宁可让孩子在身边撒娇吃零嘴、泡在家里看‘琼瑶’，也不会让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蹲在街上去掌鞋。这么说来，是你本溪人自己不找饭吃，难道怨人家抢走了你的饭碗？”

“问题就在这里！”

我发现我与焦经理站在两个侧面的一个共同点上。他说：“这正是南方人给我们的启示。本溪人缺少的就是这种就业意识。现在南方人向我们挑战了，我们却感受不到这种潜在的危机。”这位大连知青出身的经理语调缓和下来，好象刚刚发现我的存在：“我希望我们共同向社会呼吁。你喝茶。”

我不喝茶，却问焦经理“有何新的对策”。

“毫无疑问，我们将建立制度，拿出章法。并且指望《劳务市场管理办法》赶紧出台，以便有尚方宝剑。作为本市劳务市场的主管部门，我们当然要坚持‘先本市、后外地’的原则，有节制、有计划地进行控制和调节，尽最大力量解决本地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包工队当然首先要到建委审查施工资格，签订用工合同，也要到劳务市场登记，办理劳务许可，当然也要收费。”

我笑了：“现在世界上有个‘贸易保护主义’，你这一招，可有点‘劳动保护主义’的味道。”

“应该说，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保护，”焦经理信心十足：“我们将完善劳务市场的机制，力求形成劳动信息网络，使本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调剂在市场上形成。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付外地人的冲击。”

他是那么信心十足，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尽职尽责的经理，我相信他会一步一步地兑现他的设想。但是，固有的就业意识呢？可怕的陈腐观念呢？这是一个部门和几条法规就解决得了的么？

看来，一九八八年盛夏的这场争论和它所带给人们的思索还将继续下去。面对南方人的这场挑战，我想，我们每个“本老五”的公民都不会无动于衷。

作者简介：张立砚，男，辽宁盖县人，1941年生，现任本溪市文联副秘书长、本溪市作家协会秘书长。



老

子

夜深得很了，老街就睡得沉了。

狭长的石子路拥挤着清一色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象峡谷中一条黑色的河，沉沉地躺着、淌着，却无一丝儿声息，却无一丝儿呻吟；唯有房顶瓦缝间的草瑟瑟地抖，抖出些儿风声，抑或是水声来。

老街就越发显得幽深、神秘。

蓦地，那黑色的河上响起踢踏、踢踏的声响，节奏极缓慢；随着就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晃来，一歪一拐，一脚重，一脚轻，踢踏、踢踏……

是孙拐子。

孙拐子幽幽地晃着，不时地就停下来，嘴里喃喃着。夜色浓得如墨染，他却分得出，这是马家羊汤馆，这是王家烧鸡店，这是公益成茶庄，这是……他喃喃着，对着那一幢幢黑幽幽的老屋。

就又幽幽地晃去，就又仰起头看天。

老街上的天压得低低，老街上的星挤得密密，各处的星都聚到老街上空凑热闹似的，密密匝匝，你挤我，我挤你，不小心挤落一颗，于是，一道闪光拽起一个亮亮的尾巴，眨眼间亮尾巴灭了，那颗星就坠入老街谁家房顶的瓦缝里，于是谁家就死个人。

天上落颗星，地上就死个人。去年，一颗星拖着亮尾巴坠到老刘黑子房瓦上，老刘黑子就去了。刘黑子一去，那间青砖青瓦的老房子也呼隆隆坍塌了，也跟着去了。本来那老房子房瓦上生满青苔，瓦缝间生着青草，墙上裂开缝子，如老街上的许多房子那样，像是要倒下去，却并没有倒下去；就这么一天天地立着。上个月，一颗星拖着亮

作者简介：

黄开中，男，

《本溪日报》财
贸部主任，曾在
《辽宁日报》、
《芒种》、《海
燕》、《溪水》、
《小说林》等报刊
发表小说多篇，小
说《难题儿》被收
入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型小说选》。

藥

●
黄开中

图／金成发

尾巴坠到吹糖人的歪嘴老胡房瓦上，歪嘴老胡也就去了。说呢，歪嘴老胡不比老刘黑子，老刘黑子是熟透的瓜了，歪嘴老胡却壮得很，霸着寡妇儿媳不放手，糖人也吹得正起劲。那张歪嘴真叫神，能吹出世间万般活物，活脱脱，有灵性。可说去也就去了，寿数到了，天意难违呢。

孙拐子就仰起脸找，找属于他的那颗星。一旦那颗星一闪，拖着亮尾巴坠到他的房瓦上，他也就该去了。

他这样想着，心里就哀哀的。

这老街是出名得很的。山南海北都知道有这个老街。他知道这条并不起眼的老街何以有这般光彩。倘若他孙拐子，还有王烧鸡、马得财、白兰香、五月仙……这些人都如歪嘴老胡一样，眼一闭腿一伸地去了，那王烧鸡店、李记酒家、大老虎药房……也一幢幢坍塌了，这老街还靠什么扬名靠什么光彩呢？他就可惜歪嘴老胡那嘴绝活带进了棺材，他就……他就又想起自己那药方，他就又想起他自己。

丑

一把修脚刀，两剂老药，就成了老街的活神仙，“脚病神医”就传得水长地远。

其实呢，老街人都知道，那刀工虽精，是能练得的；唯那药方却是且神且秘的。孙拐子神，就神在那老药上。

人呢，一张小脸瘦得见筋见骨，且黄腊腊的，鼻子硕大且通红且布满针鼻大的刺眼；一双小眼睛常常眯细了，露出的闪光怪逼人且透着几分狡黠；两撇小八字胡总是颤颤地，抖动着几多得意几多傲慢。瘦且矮小的身材，偏穿件肥大黑黑亮亮的便服上衣，第二颗纽扣上系一条银链子，亮晃晃地流淌到右侧的大贴兜里；那兜是大得出奇，足装得下二斤高粱米。走起路来一歪一拐，拐得很有点滑稽、特别。人们反而越发地生起几分敬慕。老辈人就摇首叹喟：“非凡胎肉体，非凡胎肉体呀！”那些远路而来慕名求医人，一见其面，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先自生出些神秘感来。

却也是凡胎肉体。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鬼精鬼灵，不知怎么，不知从何方流落老街。反正是爹死娘嫁人无人记挂他了。老街有名的脚病神医收留了他。

神医就住清泉池左侧的那老房，临街的一间，就是神医的修脚所。

这小鬼精灵，几年功夫就跟神医学得一手好刀法，就跟着神医闯荡，平日神医受到李记酒家喝酒，一喝就是半天，他就独撑门面。神医那药

水，消炎止血止痛极是神灵，只是都由神医配好了供他用，并不传他配方。

神医有个毛病，隔个十天半月就要把他支到清泉池去睡一宿；神医呢，便沐浴更衣。他就以为神医是留女人过夜；神医三十几岁的人，只是独身一人。时间长了，他就猜出了其中的秘密。

那天晚饭后，神医又把他支走。

半夜，漆黑漆黑。他偷偷溜出清泉池，光着脚，屏住气，翻过墙头就来到神医门前。扒门缝一看，神医果真在熬药。

一只该死的猫碰倒了铁锹，弄出好大个声响。

“谁？”神医一声断喝就冲出来。他吓掉了魂儿，刚爬上墙头，右小腿就重重地挨了一家伙。是神医捣药的铁杵。

好狠，好惨。他于是就落下个拐子腿。

神医见他年纪轻轻，一瘸一拐，很不落忍，就在一个漆黑漆黑的夜里，传他两剂药方。尤其嘱他，熬制那药是极有讲究的：心要诚，身要洁，且须午夜子时，焚烧三炷香。

“这世道，你一个残疾人，难。有了这两剂药，你也算有了铁饭碗。”

不久呢，神医就去世了。

是老街西山煤矿开矿的小鬼子，总惦着讨神医的药方，那小鬼子是矿上的医生。神医不肯，小鬼子把神医的药水拿去化验，也没验出个所以然。小鬼子就把神医请了去，给神医好酒喝。神医好酒，就喝，喝得正面红耳热，就来了个娇艳的日本女人，陪神医喝。神医又喝，就喝得不行，就在那女人的怀里睡了觉。神医清醒过来，那小鬼子就奸笑着，要挟神医说出药方。神医发觉上当，叫苦不迭；只是认死不肯说出药方，不肯把药方传给小鬼子。

神医就遭了毒手。

黎明时分，神医不知怎么就爬了回来。他把神医安顿在炕上躺好，神医也就不行了。好半天缓过一口气，睁开眼看看他，留下了最后的训告：

“药方……别、别外传，干咱这行，别沾女人，沾女人就，就……”神医指指自己的心窝，许是想把藏在心里的另几剂药方也掏出来，传给他，只是晚了，一口气没上来，两眼一闭就永远地去了。那几剂药方也带进了棺材。

据说，神医的师傅原有七剂药方，临终只传

给神医五剂；而神医传到他手里的就只剩两剂了。神医无妻无后，据说神医也是个无父无母的流浪儿，收留神医的师傅也是个无父无母的流浪儿，也是无妻无后。怪。

孙拐子幽幽地在这黑色的河里晃动着，不觉地就晃过了这一生。他严格地遵循着师傅的遗训，一不外传药方，二不沾女人。于是他那药真就出奇的灵，一把刀真就出奇的神；于是他就成了这远近闻名的传奇人物。

说呢，药方不外传，这利害，他明白；不能沾女人，这个谜他却一直没解开。这神药沾女人就不灵？还是……师傅死时没闭上嘴，大概要说清楚，却又没来得及说清楚。

偏偏老哥们儿凑到酒桌上又最爱拿女人下酒，捏起酒盅就最爱谈女人，谈白女人，谈黑女人，谈胖女人，谈瘦女人，谈女人的奶子，谈女人的屁股，谈女人眼大如何，谈女人嘴大如何，谈什么样的女人妨男人，谈什么样的女人劲儿大。谈得人咂嘴咂舌，酒也喝得格外有滋味，不觉地每人就多喝了几盅，一个个似醉非醉。老哥们儿就打趣他：见没见过女人那物？想不想尝尝女人的滋味儿？

他一双小眼睛早就眯细了，两撇小八字胡抖抖地，抖出一丝怪异的笑。问得紧，他就把脸偏向窗外。几个刚刚出浴的女人正从清泉池出来，披散着湿漉漉秀发，半裸着胸脯儿，赤脚蹬着拖鞋，那脸儿、脖子，那裸着的所有部位全都红扑扑鲜灵灵儿的。

寅

他就这样打发着日月，修脚、配药、喝酒、谈女人，日子倒也安闲。

却不想就出了那件事，他就丢了丑。

一位光鲜鲜的女孩来修脚，他不识这是谁家姑娘。老街人也生养得出这样姑娘？眉毛描得细细弯弯，眼窝涂得蓝蓝盈盈，嘴唇抹得红红艳艳，一对奶子就高高地耸在胸前，薄薄的纱裙下露出老长一截白腿。

姑娘在他对面的矮凳上坐了，脱下那乳白色小皮鞋。鞋儿窄窄尖尖，跟儿高高细细，孙拐子鼻子就哼了哼。穿这种鞋不起脚垫才怪。他不明白，穿这种鞋也能在老街的石子路上走？

他抓起姑娘一只脚放在自己膝头，一手就操起修脚刀。姑娘先还吟吟地笑，看着这个古怪的小老头儿，一见那明晃晃的刀，就娇滴滴拿手捂了眼，将脸扭向一边，那条腿也颤微微抖了起来。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姑娘那腿抖，抖，那飘逸的纱裙就顺着大腿轻轻滑去，滑去，直滑向大腿根，就裸出白晃晃丰腴的大腿，就露出肉色三角小裤衩……

孙拐子忽地感到一阵刺眼的晕眩。他努力地想闭上眼睛，那双小薄眼皮儿似乎实在太沉重，太沉重了，他无论如何闭不住，一道细细的缝里射出一股贪婪的光，颤栗地落在那腿上，颤栗地滑向那大腿根。那肉色紧身小裤衩下隐约着一汪黑色的模糊。

孙拐子的心猛烈地颤栗了，孙拐子的手猛烈地抖动了。他忘记使用那药水了，他手上玩了一辈子的修脚刀突然地不听使了，他那纯熟的刀法就乱了。心里失灵，手头失控……。蓦地，那姑娘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鲜红的血涌了出来，他才醒过神儿。

从此，孙拐子摆刀收摊，洗手不干了。

于是老街人就纷纷传言。有人说孙拐子钱捞足了，该享几天福了；有人说孙拐子确实老了，该摆刀收摊了；有人说孙拐子这样突然地收摊必有缘故，虽说是70岁的人了，精神气儿足着呢。却并无一人知道这个中隐秘。人问他，他只是眯细了眼晃晃头，自然不作答；整日里就到李记酒家，和五月仙、张瞎子、刮皮刀老王去喝酒。

于是就有许许多多的人来缠他，来讨那神药方。有人愿出多少多少钱财来买，有人跪在他脚下愿给他当儿子侍奉他老给他打幡捧盆发送他进天国，还有大医院的人来动员他献出秘方……。他却只是眯细着眼晃头。

说呢，如果不是出了那件事，如果不是突地摆刀收摊，他也许不会那么快地就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

那天在李记酒家喝了酒，晚上回来就觉得身上、心里不像往日。说呢，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就偏偏地觉得自己的蜡头怕是要灭了。

他直直地躺在炕上，一双小眼睛却睁开着，闪着幽幽的光。他不敢闭上眼睛，怕是闭了就永远地睁不开了。他突然地怕起死来，从来也没有这样地怕过。也许人到了这时候就想得多，想生

前，想死后；他特别想起那件事，且想得多，想得苦。他的眼前老是隐约着那一汪黑色的模糊。就不免生出些骄傲，生出些遗憾，或许就会禁不住死神的诱惑或威胁，动摇自己一生坚守的信念。

一袭悲哀折磨着孙拐子。他怕就这样死去。这样就死去，他这一辈子实在地还不能算是一辈子。他还没有沾过女人，没沾女人的男人也算是个男人吗？他这一辈子也算是完整的一辈子吗？他就陡地生出对师傅遗训的怀疑、不满乃至怨恨来。他突然地强烈地渴望沾沾女人再死去。

他就想起她，那个刘美蓉。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想她，想得心慌，心跳，神不守舍。就不由地伸出舌头在干瘪的唇上舔，来回地舔、舔……

卯

她是老街上一个怪女人。

西山矿医院的外科大夫，一直单身独处。有人说她丈夫也是外科大夫，解放前夕跟国民党跑台湾去了；有人说她年轻时被一个鬼子头霸占了，后来那鬼子头回国把她抛下了；也有人说她是个老处女。谁说得准呢？她自己从不谈自己身世。她少言寡语，性情怪癖得冷阴阴的，连那般轻浮男人也断不敢动半点邪念，打她一点儿主意。

忽然有一天……是20年前。

中午，孙拐子正仰卧在躺椅上，眯着眼睛哼着京调：“学天书习妙法，易如反掌……”一只手轻轻在腿上击着拍节，一条瘸腿也抖抖地合着拍节动着。忽地白布门帘一撩，进来一个女人。

孙拐子照旧躺着，嘴里也未止了哼哼的唱，没动身，眼睛也未睁，只启开一道细细的缝，用眼角的余光朝来者一扫，很是漫不经心，来人却尽收眼底。是个女人，40来岁，高个儿，白衫蓝裤，体态丰满；白净净的脸，细嫩嫩的皮儿，乌黑而有光泽的短发纹丝不乱；庄重的仪态，过分的整洁，明显流露的孤傲性情和不易接近的神态，是那种孤身独处的女人所独有的。就益发地风韵动人，益发地散发出对男人的诱惑力。

是刘美蓉。

刘美蓉一脚跨进这方天地，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说不出的怪味，杂着一股酒气；迎面一幅白布幔，写着“孙拐子”三字，画着一只只脚丫子，红黑颜色标出各种脚病，鬼划符似的，先就不舒